

# 文学卷

麦忙季节

◎ 苏炳鹏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文学卷

牛学智 《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

阿 舍 《飞地在哪里》

苏炳鹏 《麦忙季节》

吟 冷 《销魂曲》

王西平 《弗罗斯特的鲍镇》

林一木 《在时光之前》

陈莉莉 《空月子》

彦 妮 《那时花开》

马 静 《迟到的新绿》

杨 子 《最初的舞 最后的舞》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

YIN CHUAN WEN XUE YI SHU JING PIN GONG CHENG

系列丛书 主编 张秉东 郭文斌

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文学卷

麦忙季节

◎ 苏炳鹏 著

阳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忙季节 / 苏炳鹏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4. 12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 / 张秉东, 郭文斌主编.  
文学卷)  
ISBN 978-7-5525-1712-5

I. ①麦…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5851号

##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文学卷 麦忙季节

张秉东 郭文斌 主编  
苏炳鹏 著

责任编辑 马 晖  
封面设计 张亚丽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mailto: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2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082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2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712-5/I·52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王 玮

主 编：张秉东 郭文斌

副 主 编：赵 杰 何立宏 陈国鸿 张治军 韩 东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玮 孙 燕 李德超 李向荣 张秉东

张治军 苏炳鹏 何立宏 陈国鸿 赵 杰

秦 斌 郭文斌 郭国军 韩 东 韩银梅

封面题字：吴善璋



## 苏炳鹏

SU BING PENG

1976年出生,《黄河文学》首届签约作家,宁夏作家协会理事、银川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曾做过教师、电视台编导等,现为银川文学院专业作家。在《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朔方》《山西文学》《黄河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五十余万字。短篇小说《麦忙季节》被《小说选刊》2008年11期选载,并入选《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中国作协选编,漓江出版社),荣获银川市委市政府文艺突出贡献奖三类奖;2011年由中国文化部《中国文化报》、天津市文化局举办的第二十二届“文化杯”全国梁斌小说奖评奖中,荣获短篇小说类一等奖。2012年短篇小说《留守的胡麻》在由《小说选刊》和《山东文学》主办的全国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中荣获提名奖。

# 为历史存正气

中共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玮

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春风,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就要出版了,可喜可贺。这是银川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银川文艺家艺术生命中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祝贺,也对编委会的同志们表示慰问。《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是《文学银军丛书》的后续。2008年,《文学银军丛书》的成功推出,使银川市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首次以文学团队的方式集结亮相,吸引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予以报道。丛书集中展示了银川文学创作队伍的成绩与实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在此基础上,银川市文联又将出版范围扩展至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五个方面,把这些领域正在成长的、优秀的中青年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集结成册,集中展示,以“文艺精品”(5卷47本)的形式集体亮相,既是对我市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文艺精品的整体展示,具有很强的集成意义和激励作用,为打造人文银川、书香银川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银川文艺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广大文艺家的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进步,为本土甚至全国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食粮,为银川频频添彩鼓劲,充分显示了文艺的价值与魅力,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我们的作品,成为新时代“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一直以来,银川市文联正是按照总书记的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特别是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由47位文艺家方队的作品组成的《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的集中出版,无疑是银川文艺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2014年年初就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同时组织出版草根文学专号,包括在我市第七次文代会上大面积奖励草根文艺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联工作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

希望文联的同志保持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作风,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其他门类文艺精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四个宁夏,银川走在前”增光添彩,为提高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希望入选精品集的作者珍惜这份荣誉,成为广大文艺家先觉先行、为人、为文的榜样。同时借此机会,向银川市的所有文学艺术家表示问候和良好祝愿。



## 目 录 |

|         |     |
|---------|-----|
| 风雪夜行人   | 001 |
| 表叔,再见   | 011 |
| 神仙大大    | 022 |
| 麦忙季节    | 033 |
| 官狗      | 042 |
| 垂下帘枕    | 053 |
| 村庄      | 060 |
| 家里的一些闲事 | 072 |
| 留守的胡麻   | 105 |
| 太爷辈的故事  | 118 |
| 在清晨回家   | 143 |
| 阳洼山上青草长 | 154 |
| 城市夜晚    | 163 |
| 一个故事的开头 | 174 |
| 鸳鸯车     | 181 |
| 呜咽的唐河   | 197 |

## 风雪夜行人

其实奶奶早就醒了,窑洞里又黑又暗,什么也看不见。她躺在炕上睁着眼睛,这一夜她一直半睡半醒。现在她彻底醒了,虽然眼睛看不清任何东西,但思绪却飘飘忽忽,两行浑浊的眼泪从她干涩的眼眶里流了下来。她没有去擦。她很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可是哭不出来。一个人睡觉她感觉窑突然变得很大,四周空荡荡的。窑洞里好像并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一些自己感觉不到的生命在存在,他们是一个、两个……很多吧!她能体会到他们在地面上行走。有时听见茶杯在响,听见椅子在响,听见门在响……然而奶奶并不感到可怕。奶奶不相信人死了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就是杏子最后都留下一个核儿,人脸上生着七窍,能说话会想事,最终怎么就无影了呢?奶奶不怕死人的灵魂,奶奶为死人的灵魂悲伤。她一想起人死后游离的灵魂,她的胸膛里便胀胀的,眼泪就想流出来。

奶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母亲,也想起了公公和婆婆。她一直感觉他们在黑暗里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却对自己说不出话来,她的心里难过,似乎听到他们在暗处也默默地哭泣。奶奶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流了出来,她这时候不由得想一个人,这个人是她的儿子。她含辛茹苦把他拉扯成人,而他说走就走了。奶奶哭出了声。你走就走吧为什么又要留下一个眼泪巴巴……十三年了,十三年了……你不知道这十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奶奶把握着的拳头砸在炕上:你咋哄了我呀!你咋哄了我……

鸡叫三遍了。奶奶用皲裂的手背擦了擦眼泪开始收拾着穿衣。她在黑暗里摸到了火柴点亮了灯。灯光照亮了窑洞。墙壁上糊着的

报纸,有好几处都裂开了角,蜷曲了。奶奶想,窑里离开了一个人就这样空旷。她不由得又去想前天本不该怂恿爷爷去远方的亲戚家。奶奶一提爷爷心里就踏实了很多。那年她十三岁,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稀里糊涂地就做了人家的媳妇子。她觉得自己这辈人的经历是那么的荒唐。那时候她生活的这片土地还是旧社会,女人都裹着脚,她的脚是姐妹中裹得最小的。可后来不兴小脚了。放了脚的她和男人一样参加了新社会的生产劳动,现在都不敢回想自己怎样把田埂翻得比人还高一倍。是的,那时候太苦了,可自己却怎么每天都很开心。可后来,父母去世了,公婆也相继离开了,她除了男人外像一棵在风中飘荡的稻草。她一想起他们,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是个多泪的人。她想不到自己的眼泪有一天会流干的。一个爱哭的人有一天眼泪却流干了。

奶奶拉开了门。一股侵骨的寒气一下子掠过了她的全身,灌满了窑洞。

夜很黑。

奶奶知道天快亮了。她背起收拾好的书包,要给在三十里外的孙子送馍馍去。从他走的那天起就星期一星期二地数着,今天星期三。到星期三他背的馍馍就要吃完了。每周的星期三她都要从黑夜里起来,奔三十里路给孙子送馍馍。她首先要翻过门前的一条沟,再翻一座山,再爬过一条沟,再从一座山的脚下绕过去,就到柏油公路上了,顺着这条公路再走,就能到那所学校。

院子里铺着一层厚厚的雪。雪就这么时阴时阳地下了好几天了。奶奶还是拎了条棍子。本来奶奶还觉得自己身体硬朗,她不能让自己衰老。奶奶想娃娃才十三岁啊,才十三岁……自己老了他咋办,自己不挺起精神抚养他,他怎能长成人?奶奶又把棍子放下了。夜很黑,雪又白,黑夜里的雪地更寒冷,更阴凄。奶奶重新捡起了木棍,将它握在手里。奶奶对自己说走吧!

奶奶出了门,蹒跚着下沟。这沟对她太熟悉了。四十年了,每天都到这条沟里来担水、拾粪、饮牲口。这条沟对奶奶曾经是陌生的,有时她想不通自己竟然与这条沟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那时她不嫁给

爷爷,便不会来到这山旮旯里,不会整日在山与沟的褶皱里转悠,不会与这片土地结这么多的恩怨。但是没有如果,人一步踩下去,这一步便定了,即使你抬起了脚,脚印也是抬不起来的。所以奶奶从来没有后悔走进这座山里来,没有后悔与这条沟的恩怨。奶奶有时觉得人活着是一种命,这个命说不清楚。

雪很厚,路很滑。奶奶走出大门时就摔倒了。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棍子丢到了一边,她紧紧地抓住肩上的背包。奶奶咧了咧嘴,重新将包背舒服。她跪在雪地上,雪发出吱吱的响声,奶奶转过身捡起棍子,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老了,老了……奶奶自嘲地笑了笑,奶奶拍了拍身上的雪渣,她看不见雪沾在自己身上,但她能感受得到。奶奶的脚一步步地从雪上迈了过去,奶奶没有感到夜晚的寒冷,只是脸上凉凉的,是风在吹。

奶奶顺着沟坡往下走,坡很陡,她斜着身子一步一步往下挪,每挪一步都将手扶在靠上边那条腿弯曲的膝盖上。沟坡上堆着厚厚的雪,奶奶一边用脚踏一边用木棍在雪地上噎噎地敲着。她每行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

奶奶想起了那一年的雪天,她还很年轻。哦,二十年了。

早晨,队长在喇叭里喊:“扫场了,全队的人集合,都到队里的大场里扫雪。”

爷爷还没从被窝里钻出来,奶奶便拿出扫帚走了。

奶奶扫完场往家里走很是气愤,她不明白为啥爷爷总是那个熊相,老是让队长点名。奶奶一把揭开门帘时看见爷爷倒躺在炕上又睡着了,儿子正坐在炕沿上舔碗,地上撒满了鸡蛋的空壳。奶奶明白了,她感到自己的瞳仁从眼眶里跳了出来。丈夫和儿子吃了她辛辛苦苦攒下的十五个鸡蛋。她和男人不计较是她不想把事情闹大,她想教育孩子,便从儿子手里夺过那只粗瓷大碗一下子就盖在了儿子的头上。奶奶知道自己气疯了,自己当时真得气疯了。她看见鲜红的血像水缸破了一样从儿子的头上喷了出来……儿子当时和孙子现在的年龄一样大吧!奶奶一想起当时的事心里内疚极了,难受极了。我怎么就那样狠心地打了他呢?他是我的儿呀,是我的儿……不就是十五个鸡蛋

嘛!可也并不怪他啊,不是他爸干的吗?我怎么就那样狠毒呢?我要知道他有一天先我离开,我怎么说也不会那样狠心地打他呀……

奶奶一想那喷涌的血流自己浑身的肌肉就禁不住战栗。她想她要是失手将他打死了咋办?他还记恨吗?自己在这个世上活着,他却走了!后来很多的夜里她都从噩梦中惊醒,她呼喊儿子的名字,她摸到了他,知道他在自己身边熟睡着。她明白是做梦,但还是睁着眼睛到天亮。

奶奶爬上了沟畔,她一步一步地向山上走。天似乎不再那么黑,她隐隐约约地能看清被积雪覆盖的路了,迂回盘旋着向山顶延伸,这条路只有一铁锹头宽,绕在山上像一个肥胖的男人身上缠了一根线。这么坚硬的山,被草根、砂礅裹着的山最终还是被人踩出这么一条能容得下两只脚的道来。风顺着山根吹过来。雪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奶奶就这会儿似乎能看见雪糝儿在山坡上打旋儿。

这条路有时让奶奶揪心。她每周星期天看着孙子在山的尽头消失。本来十三岁的孩子长得非常瘦小,走在宽大的山坡上像一个移动着的黑点,在远处就更渺小了。奶奶常常站在门口凝视着这个由近而远的点,有时她不能看清,更多的是感觉到他在向远处飘动。儿子离开她的那天她紧紧抱着孙子,她心里烂了,抱紧孙子是希望自己把儿子的灵魂从另一个世界里唤回来。你睁开眼睛呀,睁开看一看呀……你将这么一个小东西留给谁拉扯呢呀……奶奶喊天喊地,奶奶听不见自己肝肠寸断的声音,奶奶的心一点点被残酷的现实碾碎。奶奶的眼睛就是在那时候哭坏的,现在过远和过近的东西她只能去感觉,她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

奶奶很不放心这个小人儿在学校里的生活,怕他挨饿,怕他受冻,怕他被人欺负。每到星期六奶奶早早地站在门口望着这山,盯着山上的这条小路,她一定要等,一个小黑点一个小黑点地等,等到那个黑点熟悉地飘过时她才转身。奶奶这时去擦眼泪。奶奶总感觉自己一直在流泪,可擦泪的手背触到的只是干涩的眼皮。奶奶的泪早流干了,儿子死后她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孙子时流干了。

孙子比儿子难拉扯。拉扯儿子时她并没有费多少心血,可孙子不

行。只要看见孙子趴在地上抓土自己的心便陡然一揪,她感觉在暗处有一双埋怨的苦痛的目光刺向自己的心。她便抱起这惹人心酸的小东西,将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蛋上,陷入深长的回忆当中……

风大了。风吹着雪渣开始不断地撞在她的脸上,衣服上,有时会成为团地钻进她的衣领。奶奶一边走一边用木棍拄在地上,她的身后除了留下一串脚印外还留下了一根拐杖的痕迹,风把雪花不停地送进这脚印和痕迹之中,一会儿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奶奶重新把背上的包收拾一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孙子考上初中后,奶奶心里既兴奋又担忧。村子里十六个五年级学生,就自己的孙子考上了重点,就只有他从学校里接回了烙着一个红戳的纸片,她心里像喝了蜜似的。担忧的是这么小怎么去镇上上学。三十里路,一个人每星期走谁放心?在学校,老师管了上课管了学习还能顾得上管娃娃的睡觉吗?晚上蹬了被子谁给盖?床有炕暖和吗?奶奶心凉了,她和爷爷合计了一下,说,算了,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着吃,念得书再多顶啥用。奶奶把话说给孙子时看见他正往嘴里送馍馍,一大颗一大颗的泪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落在地上,衣服上,馍馍上。他一声都没吭,把泪水浸湿的馍馍一口一口往嘴里喂。奶奶恹了。奶奶的胸膛里一下子涌出了许多她自己也不能抑制的东西。她说:“你去我们不放心呀!”

奶奶站在门外,一直目送背着铺盖的爷爷和背着书本干粮的孙子在山梁上消失。家里离不开爷爷,每星期的中间奶奶便一瘸一拐地去给念书的孙子送馍馍。冬天,天变得很短,送馍馍的奶奶在天不亮就得走,这样才能在天黑前回来。奶奶摸摸膝盖,在寒风里她的腿发麻地疼开了。

奶奶躬下腰,一瘸一拐地往前走。风大了,雪渣子满天飞舞起来,奶奶一不小心,便滑倒了,她身子正在前倾,双膝咯噔一下子跪在地上。一股刺骨的生疼一下渗透了她的全身。奶奶的两手摁在雪地上,她没有感到雪的冰凉。只疼痛地叫了一声:“腿啊……”

风刮起来了,凛冽的朔风夹杂着干硬的雪块向奶奶的身上袭来。奶奶的棉衣很厚,可她的脸上像针扎一样疼痛。这会儿,正是一天中

最寒冷的时候,是那种干涩侵骨的寒冷。奶奶的脸僵硬起来,在风雪中她似乎感受到自己的脸正在开裂。四周朦朦胧胧的,这时候山里是没有行人的。奶奶就这么在雪地上跪着,她的双手摁在雪上。她不能动,一动腿上的神经就刺骨地痛,这痛一直钻进她的心里。奶奶艰难地在雪地上挪蹭。有一瞬间她想自己是不是永远站不起来了。这个可怕的念头在她的脑中只是一闪,她便一咬牙一下子从雪中站起了身。狂风似乎被奶奶的坚韧逼退了。四周又是一片出奇的静。一个小小的旋风在路边挑衅地打着转,像一个顽皮可憎的孩子。奶奶将背上的包重新推理了一下,她回过头,眺望了一下在清晨前潜藏在黑幕后的家,继续往前走。

奶奶的腿还在痛。奶奶加紧了自己前进的脚步。因为刚才她分明感觉到有人扶了自己一把。她没有看见,但她确实实感觉到了。她一只手拄木棍,另一只胳膊一抬她便站起来了。如果没有人扶她的胳膊怎么就带上了劲呢。奶奶知道有人扶了她一把,她也知道扶她起来的是谁,她还能感觉到他这会儿就走在自己的身边。奶奶一点也不怕,自己的儿子有啥怕的呢?他一定知道自己在雪夜中孤单做伴来了。奶奶似乎感受到了他的体温。

奶奶心里嘀咕,你这样灵你咋死去了!你咋舍得扔下一个眼泪巴巴,你咋忍心让我老太太白发人送黑发人?

奶奶感觉自己的心与儿子心是相通的。在黑暗里她感觉到自己儿子脸上满是内疚和痛苦,然而他说不出话来。

奶奶永远忘不了儿子离开自己的那天。那是农历九月二十七日,一个冬季早到的寒冷的日子。

儿子走进门的那会儿天刚黑,当时儿媳妇正要做饭,她还安顿了一声说:“做米糊糊吧。”媳妇前脚从门里出去儿子后脚就进来了,怀里抱着熟睡着的孙子。

她责怪说:“睡着了抱来干啥?”

儿子嘴角一咧,憨憨地一笑:“一会儿就醒来了。”

“她妈做完饭不能去哄吗?”

“她我不放心,您孙子要您哄。”



她知道儿子干啥去,还是问了:“你干啥去?”

“您舍不得宰鸡,我馋得很,打鹌鹑去。”

“你媳妇不是做米糊糊饭么,吃了再去。”

虽然儿子最爱吃米糊糊,却说:“回来了和鹌鹑肉一起吃。”

儿子说完就从门外出去了。她把孩子放在炕上,伸出头想喊住儿子,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只望见一个晃动着的背影从大门里走了出去。这个晃动着的凝重的黑色的身影在她的记忆里整整盘据了十三年,她怎么也挥之不去。

奶奶后来想,要是她当时喊住儿子呢,要是宰上一只鸡呢,他还会去吗?他怎么说也不会送命的。可没有假如,他就那样走了。奶奶有时候心里非常歉疚,认为儿子的死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她常常抱怨自己,儿子就值一只鸡的钱吗,你咋这么心狠。可我不知道他死啊,要早知道他死他就是割我的肉我都给他呀!我过光景不抠紧行吗,一家人几张嘴,老的小的要吃饭啊。奶奶不断地怨恨自己又不断地开脱自己。

夜里,奶奶听到儿子回来了。大约快要鸡叫了吧,她听到一串熟悉的脚步声从门外走了进来,她知道馋鬼回来了。儿子先到他们老两口的门上停丁一会儿又去了自己的屋里。她似乎迷迷糊糊地听到灶窑里碗盆的响声。又吃剩饭,她嘴里嘀咕了一声。后来奶奶想她不是在做梦啊,确实不是在做梦,她明明听到他从门外回来了。

第二天奶奶是在一片杂沓的、慌乱的脚步中惊醒的。有人神色慌张地叫走了爷爷,可她就是没有预料到儿子会出事。当有人哭着向她诉说时她还是不相信。奶奶亲自到儿子睡觉的窑里看了一回,炕上空荡荡的。他们两口子呢?他们两口子呢?那会儿媳妇已经去了出事的现场。她这才相信。奶奶只看见面前一片闪烁的白光,嘴还没张开就倒在了别人的怀里。

窑怎么就会塌呢?迟不塌早不塌为什么偏偏就在那个时候塌了呢?他怎么就不去别的地方儿偏偏要去那个要塌的古窑呢?命啊,该他到期了。奶奶有时就这么想。

奶奶苏醒后,亡人已经抬到了大门外。奶奶被四五个女人围着,



她使劲地往出爬。她边爬边喊：我要看一眼我的儿啊，你们别拉我，让我最后看一眼儿啊！我叫你你咋不答应啊，你给妈答应一声啊……你答应一声啊……

奶奶从窑里挣扎到院子，被人拖了进来。她又挣扎着出来，又被人拖了进来。奶奶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她的嗓子里只有一丝嘶哑的喘息，眼睛发涩地生疼。几个照顾奶奶的女人轮流守护着她。后来奶奶想爷爷说得对，见一副烂体能干啥，不就是血肉模糊嘛，看了不是更让人揪心嘛。但她就是不能不去想窑塌下来那一瞬间，石头一样的胡塋砸向他，他的浑身是多么疼啊！

奶奶哭坏了眼睛。她的腿也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一年四季经受着疾病的折磨。

路边的风不停地刮着，一浪浪呼啸而过，在奶奶的身边发出吱吱地叫声。奶奶拄着木棍在路上站立了片刻，她像在沉思。背包里的干粮这会儿仿佛更重了一倍，包带深深地勒进了她的肩胛骨。奶奶回了一下头，她已经翻过了一座山和一条沟，一半的路已经走过了。

奶奶累了。热汗从她的脊梁骨里钻出来，窜满了她的全身，除了腿部麻木外，她的浑身冒着热气。后面的路好走了——奶奶已经踏上了一条能走架子车的土路。她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将背包搁在坎沿上自己靠在墙壁上歇了一会儿。她不停地用木棍在雪地上乱划着。奶奶不会写字，可她书写的姿势非常专注。

风裹挟着雪糝从奶奶的头顶上掠过。奶奶躲在背风处，这时她的脸似乎热了，她用手轻轻地拉开捂嘴的黑头布，她呼出的气在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霜，有很多处晶莹剔透。奶奶顾不上擦掉这些，她重新将披巾折叠了一下，将脸和嘴遮住。她侍弄了一下包带，自言自语地说，走吧。

奶奶上路了。奶奶孤单的身影在茫茫的雪海里向前挪动。奶奶的思绪并没有停止，她脑际深处翻动着往事。

儿子离开前分明是知道的呀！他要不知道怎么会把孙子抱给她呢？不放心媳妇却放心一个死老婆子，这不是临行前的叮嘱吗？我怎么就没往深里想呢？真笨啊！奶奶走着，在雪地里的奶奶不停地回忆着，用怀